

鲁迅精品屋

世故三味



华艺出版社

496009



90496009

鲁迅精品屋

世故三味



华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4 号

书名： 世故三味

著者：鲁迅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富华彩印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45 千字

印张：9.84

版次：1994 年第 1 版

印次：1995 年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80039-653-3/I·472

定价：10.80 元



目 录

“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

论“他妈的!”	(6)
忽然想到	(12)
中国文与中国人	(20)
中秋二愿	(22)
说面子	(26)
运命	(30)
三十八	(33)
算帐	(39)

“做正经文章,装正经面孔”

说胡须	(42)
流氓的变迁	(49)
漫骂	(53)
古人并不纯厚	(55)
洋服的没落	(58)

外国也有	(61)
路	(64)
“论语一年”	(66)
从讽刺到幽默	(73)
从幽默到正经	(75)
“小童挡驾”	(77)
“寻开心”	(80)
并非闲话	(84)
名人和名言	(91)
文坛三户	(97)
脸谱臆测	(101)
辩“文人无行”	(104)
谁的矛盾	(107)
论讽刺	(110)

“中国道理”

看镜有感	(113)
杂忆	(119)
随感录三十九	(131)
咬文嚼字	(135)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138)
扁	(140)
偶感	(142)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45)
灯下漫笔.....	(148)
学界的三魂.....	(158)
四十七.....	(165)

“天天喝三鞭酒也无效”

北人与南人.....	(167)
青年与老子.....	(171)
中国的奇想.....	(174)
豪语的折扣.....	(177)
“人话”.....	(181)
查旧帐.....	(184)
玩具.....	(187)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190)
女吊.....	(193)

“西班牙人是人和牛斗， 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201)
略论中国人的脸.....	(203)
娘儿们也不行.....	(208)

经验.....	(212)
一思而行.....	(215)
观斗.....	(218)
拿破伦与隋那.....	(220)
复仇.....	(222)
复仇(其二).....	(224)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 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论照相之类.....	(227)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 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 孔夫子有胃病.....	(238)
最艺术的国家.....	(245)

“中国处世法的精义”

世故三昧.....	(249)
真假堂吉诃德.....	(253)
论俗人应避雅人.....	(257)
《如此广州》读后感.....	(261)
狗·猫·鼠.....	(264)

新的女将.....	(276)
送灶日漫笔.....	(278)
现代史.....	(283)
吃教.....	(284)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89)
“吃白相饭”.....	(298)
礼.....	(300)
打听印象.....	(303)

论“他妈的!”^[1]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2]。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姓,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3]。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 Hamsun^[4]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5]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 Artzybashev^[6]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

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7]？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8]；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9]；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10]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11]（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12]，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阔阔，区别等第，

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13]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一个细数：柴火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

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反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七期。

〔2〕 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 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中，鲁迅等七名教员曾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发表宣言，对学生表示支持。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攻击鲁迅等人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

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利害了。”某籍，指鲁迅的籍贯浙江。陈西滢(1896—1970)，即陈源，字通伯，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

〔3〕“犹河汉而无极也”语见《庄子·逍遥游》：“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河汉，即银河。

〔4〕Hamsun 哈姆生(1859—1952)，挪威小说家。《饥饿》是他在189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5〕Gorky 高尔基。俄国文学家。

〔6〕Artzybashev 阿尔志跋绥夫。俄国小说家。

〔7〕“花之富贵者也”语见宋代周敦颐《爱莲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8〕“役夫”见《左传》文公元年，楚成王妹江芊骂成王子商臣(即楚穆王)的话：“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汝)而立职也。”晋代杜预注：“役夫，贱者称。”按职是商臣的庶弟。“奴”，《南史·宋本纪》：“帝(前废帝刘子业)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臠奴。”臠，鼻上的红疱，俗称“酒糟鼻子”。“死公”，《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骂黄祖的话：“死公！云等道？”唐代李贤注：“死公，骂言也；等道，犹今言何勿语也。”

〔9〕“老狗”汉代班固《汉孝武故事》：栗姬骂景帝“老狗，上心衔之未发也”。衔，怀恨在心。“貉子”，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妨，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

〔10〕“而母婢也”《战国策·赵策》：“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訢之。’(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尔)母婢也！’”“赘阉遗丑”，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刘备)文》：“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赘阉，指曹操的父亲

曹嵩过继给宦官曹腾做儿子。

〔11〕《广弘明集》 唐代和尚道宣编，三十卷。内容系辑录自晋至唐阐明佛法的文章。邢子才(466—?)，名即，河间(今属河北)人，北魏无神论者。东魏武定末任太常卿。元景(?—559)，即王昕，字元景，北海剧(今山东东昌)人，东魏武定末任太子詹事，是邢子才的好友。

〔12〕拓跋氏 古代鲜卑族的一支。公元三八六年拓跋自立为魏王，后日益强大，占有黄河以北的土地；公元三九八年建都平城(今大同)，称帝改元，史称北魏。

〔13〕刘时中 名致，字时中，号逋斋，石州宁乡(今山西离石)人，元代词曲家。这里所引见于他的套曲《上高监司·端正好》。曲子中的“好顽劣”，意即很无知。“表德”，即正式名字外的“字”和“号”。“声音多厮称”，即声音相同。子良取音于“糖”。仲甫取音于“脯”。君宝取音于“饱”。德夫取音于“麸”。《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元代杨朝英编选的一部散曲选，共十卷(另有九卷本一种)。

忽然想到^[1]

做《内经》^[2]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3]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件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4]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数数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

康圣人^[5]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

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6]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所以僻县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严时亦尝恢复杀头，虽延国粹于一脉乎，而亦不可谓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着《苦闷的象征》^[7]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

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

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紊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